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文選卷四十二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書中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善曰吴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蕘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善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良同善注初孫策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事漢孫權策之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五臣本無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善曰爾雅曰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銑曰猶如也言姻媾之義亦如舊不移曹公以弟女配策之弟匡又為子章取孫賁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恨中間連事結好相知日淺旋即離絕矣孤懷

此心君豈同哉濟曰孤曹公自稱豈同謂豈不同也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向曰言人心所由有改趣向者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善本作疊心忿意五臣本作氣危用成大變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安翰曰因事緣情有所侵奪恥辱乃起瑕釁者心有怨忿心氣危勇用成大變變亂也謂下韓信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善曰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至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良曰韓信為楚王人告信反高祖乃徙為淮陰侯信因

此遂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為漁陽太守大將軍恃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及後見上上臨之與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

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善曰漢書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迺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迺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賁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

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　銑同善注此皆事之緣情而為之反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向曰將軍謂孫權也骨肉兄弟也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善曰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也　翰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授江南之地漢又不奪其國令不屬本朝以為阻絕豈若高祖奪韓信之國捐棄舊情以致於怨恨乎蓋自逆臣道也淮陰韓信也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方往朱浮顯露之奏善曰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　濟曰遏絕寧豈

放學也壽州刺史劉馥每請伐吳而曹公常遏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漁陽太守彭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寵恃功欲握手交歡今既不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權相厚豈學朱浮明露進言於天子以論權非乎奏謂進言於天子

無匿張勝貸他改故之變 善曰張勝有故於胡盧綰匿之而加恩貸也貸或為貳 良曰張勝燕王盧綰之臣也同前段善注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綰前意綰乃詐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勝而恩貸之故以為亂變言權無此皆是自為之也

匪有陰構賁音肥赫之告 銑曰淮南王英布陰謀反叛其大夫賁赫告之 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 向曰言非與盧綰英布同事 而忍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 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讐而得石交者

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 翰曰王命謂天子之命碩交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權所以絶命棄交實為諂佞之人所構作會合也當非權獨成也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 古亂反 善曰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 濟曰乃佞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勢以設比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為之者多也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 五臣本無大 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五臣本作發憤 善曰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濟曰辯佞之人相示以禍難之理動以辱恥之惡則雄心能無發憤

昔蘇秦說韓盖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 舌 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

也善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彊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　向曰蘇秦說韓王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交臂事秦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能事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亦不悔此辨佞巧辭以發怒其情也折猶敗也

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辟計反　善曰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　銑曰仁君權也相敬之辭壯少也氣勇氣也緒順嬖寵也言權年少勇氣方盛順信所寵之臣也

既懼患至兼懷忿恨翰曰患謂敵國之患難也忿恨謂恨敵國之未滅也

不能復遠度大各孤心近慮

事勢濟曰孤心謂曹公之心遂齎子臾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良曰齎持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薄之決計執翻然高飛之成議議謂衆言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善曰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向曰劉備蜀帝也權與之結好聘問相通以為影援釁罪也相推而行行不臣也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銑曰暢通也言我想通孫權本心不願此事劉備扇揚而成孤以善本作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翰曰往屬漢朝喪亂今幸將欲太平也運會也蕩五臣本作盪平天下懷集異類善曰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良曰盪除也言我除天下逆亂四方夷狄懷德而來也異類謂夷狄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善曰

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　向曰姻親厚援皆謂權也謂相援護也隙讎也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善本作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于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也　濟曰海內天下也老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何以為伐之胡於是謂鄭之親於己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曹公與孫氏親姻恐天下相責望為我包藏禍心有此謀之詐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銑曰言權恐我陰有詐謀

翻然高舉遂自與我阻絕以是忿忿懷懟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善曰小事忿恨前好謂婚姻翰曰小事謂戰爭二族俱榮流祚後嗣良曰二族謂曹孫也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濟曰雅素猶平生也誠心効勤也抱懷數年未得散意向曰抱此善生之懷三已上曰數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善曰赤壁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

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 銑曰赤壁同善注曹公此時以避惡地非瑜抑挫者恥言敗也赤壁謂江岸赤也役難也 翰曰江陵同善注又云物盡彀彈移人還師荆非瑜侵敗之亦謬矣物謂軍資也殫盡徙移侵陵也

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五臣本無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善曰言荆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冀取餘地耳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 向曰荆本非吴分謂屬蜀也我與君謂曹仁弃城而走其地入吴也慕望蓋權國之地故曰冀其餘也非相侵割者言無傷於孫也冀望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孫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善曰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荆州之土不復還我哉 良曰我思計權此變亂亦無傷我權何必自遂其志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遠悔其心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美君之負累力瑞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善曰漢書高帝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銑曰高帝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以其設爵以延引也餘同善注言權負罪累何如二人也豈猶何也是以曹公見田朱之事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美譽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善本作至九江貴欲觀湖五臣本無湖漅士交

反又子小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善本無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轉相驚備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漅祖了切　濟曰譙國名載乘也九江江流有九也漅湖名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吳所略當移其人居也故曹公觀其形而安定之非有攻吳之計

將恐議者大為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己榮　翰曰是時江西戶十餘萬渡江入吳恐權之君臣議者大為己國之榮以自得長無漢患重以此事當未肯迴情事漢也西患謂漢也

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

善曰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避危於無形　向曰達謂達理者規度兆見也

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

善曰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吳王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張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為輔氏濟曰吳王不用伍子胥之諫子胥知吳王之必亡故子胥曰臣恐麋鹿游姑蘇之臺言國亡荒廢故為麋鹿所游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權彊盛請地於趙趙不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智伯弟智果必知其兄為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智伯遂亡此乃慮未形度未兆也

穆生謝病以免

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善曰漢書曰云云同濟注濟曰穆生者漢楚王戊門下客穆生不嗜酒王常設醴後忘設之穆生曰可逝矣上意怠矣穆生乃謝病免而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諫不納乃北游梁孝王後楚王吳王並與七國連反誅也穆生鄒陽皆不見禍難此亦慮未形度未兆也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善曰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　良曰四士謂子胥輔果穆生鄒陽也此戒權通變以歸漢也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良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五臣本無也　翰曰相計土地人力我豈少乏不能遠舉兵甲割彼江外晏然懷毒者哉甚未然者言能取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

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向曰但論順逆不在要險故云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口孝）萬端（銑曰謂水戰之情巧）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善曰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　翰曰伐吳同善注　銑曰韓信同善注　向曰言江河雖闊長遠難為衛護亦不可恃也廣闊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良曰事有權時逐其所為之此不得盡言也）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

以五臣本作似為威脅重敵人之心善本無之心二字善曰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脅

敵人濟曰曹公言所以致此言者將修舊故之好乃張心事之形勢更似以威相脅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

敵人謂權也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

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善本

從心不足相動向曰赤壁自引軍還而吳以為勝我已有傲志今復在遠而或起慰問之書以納勤

誠而辭順意小亦謂盡力恐恃赤壁之役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也但明效古當自圖之

耳翰曰但明古人之義當自謀之效學圖謀也昔淮南信左吳之策善本有漢隗

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囂亡歸天水招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闕囂將王元説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東觀漢記曰朱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令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詳在前卷朱叔元書銑同善注此三人皆不寤事理以見亡滅為時人所笑也

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善本無仁君少留意馬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

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遥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　翰曰梁孝王不受謂出之餘同善注二賢梁王竇融也既覺覺其事理也顧權留意察前事思禍福也若能内取子布外擊劉備善曰吳志曰張昭字子布　良曰張子布吳臣也權委以文武内外之事取謂殺也以效赤心用復前好五臣本有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濟曰坦然寬也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向曰謂不興兵甲也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向曰謂享榮受利二

好俱修也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善本作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善本作仁之賊大雅之人不五臣無不肯為此也善曰婉猶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銑曰忽迷婉親也二人謂劉備張子布也言孫權親此二人不忍加罪則為小人也若海内之人以起兵甲是害大仁道也賊害也大雅謂君子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五臣本作以從事取其後善善曰史記曰王溫舒從諸名禍猾吏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　翰曰若欲歸漢憐子布不忍加罪願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順權之情更以子布從事任用于朝取其後善亦掩前惡但禽劉備亦足為效

開設二者審處一焉向曰效功也開設二者設內取子布外擊備一也若構子布但禽劉備是二也此二者審詳處置其一計也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良曰荆揚州漢將得吳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善曰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縶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　濟曰吳交州刺史遣使通曹公權覺之執而囚焉又揚州刺史劉正禮濟江保豫章以距權命不承吳執事之故也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銑曰謂吳遭疫旱人兵損減漢將各求進軍乘弊擊吳云云謂辭多略而不能載也孤聞此言未以為悅良曰謂愛人不濟故不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

之災君子不為善曰左氏傳曰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翰曰未信有降者自謙之意也言吳有旱疫之災若乘遇此敝以襲於人君子所不為也我亦不許諸將進軍幸猶遇也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良曰言加意區區然以憂百姓庶幾猶慎望明德謂孫權言我冀君來昭然為副貳言不勞兵馬而得君來是於孤更益貴也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迴意善曰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銑曰案止也守次不前也言止兵守道而不前也古者雖兵相交而通使往還必在中及孤謂思恩及我也虛心謂寬心能

容納衆善之言是善本無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善注同　濟曰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袞冕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若來降是補前過矣易曰牽復吉言相引復歸順道以為善也牽引也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游明時爵祿榮美亦如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翼於高天之衢路來降之時正在此日勗勉而已

與梁善本無梁朝歌令吳質書善曰典略曰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為魏王太子在盟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善本無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善曰爾雅曰恙憂也向曰丕文帝名季重吳質字也恙憂也言無恙者猶言季重安否)塗路雖局官守有限(善曰小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願言之懷良不可任(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註曰任當也濟曰願言謂相思也良猶實也任堪也)足下所理(善本作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良曰謂質所理朝歌僻左遠路書問難以致見故增勞也簡見也)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善曰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由翰曰南皮縣名文帝嘗與質同游焉)彈棊間設終以六博(五臣

本作博弈 善曰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碁子也 向曰彈碁博弈並戲玩之事 高談娛心哀箏順耳 銑曰娛樂也哀箏謂箏聲清也所欲別今故云順耳 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善曰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衆也士衆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 濟曰旅衆也 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 良曰匿没也 同乘並載以游後園 翰曰同乘並載連車騎 輿輪徐動參 五臣本作賓 從無聲 向曰輿車也徐緩也賓從謂侍從之人無聲謂嚴懼也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

繼之銑曰笳笛類言物極則反樂則哀故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濟曰我相顧而言此樂難常如此足下之徒咸以為然良曰足下謂質徒謂諸友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善曰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則長逝者寃魄私恨無窮鵩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翰曰元瑜阮瑀也長逝死也化變也異物謂生死為物各異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向曰每一念樂死生之事何時與質言之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銑曰仲夏五月律中蕤賓夏至之日景風至也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五臣本無駕而五臣本有遨游北遵河曲濟曰

時駕車馬而為遨遊遵循也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善曰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良曰啓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名託附也時帝為太子故文學附乘後車以後前也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善曰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翰曰時異謂此時不同遊也時物雖是而友朋非舊我心相思為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平聲行矣自愛丕白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　向曰騎使也鄴鄴都也朝歌僻遠故云枉道行矣自愛謂勉行政治自愛聲譽

與吳質書善曰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濟同善注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善曰行猶且也銑曰行謂四時運行復謂寒暑往復也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又過古卧之思何可支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濟曰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歎三年為遠況四年思何支持也過之為過三年雖書疏往返五臣本作反未足解其勞結良曰結謂憂心之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翰曰離逢也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俱死其痛何可言也昔日游處昌呂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向曰輿車騎也

止坐也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五臣本無也　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缶　銑曰樂極不知所以言故不自知樂謂百年已紀分去聲可長共相保濟曰百年之歡是已分之有可長相保也何圖五臣本無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良曰零落死也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善曰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録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翰曰壤土也可復道哉謂不可復追也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善本無皆能以名節自立善曰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

德向曰類例護拘鮮少也言古今文人類不拘細行文章或負小瑕少能以美名奇節獨立於時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大斬切善本作惔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善曰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子新論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逃之箕山之下　銑曰許由隱箕山言幹之才文質兼備恬淡無欲有隱人之志彬彬文質貌偉長徐幹字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善曰善曰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濟同善注言此子之文為不朽也德璉力展常斐然有述

作之意善曰論語子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良曰德璉應瑒字斐然彊爲之辭述作謂作文章也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翰曰言瑒不遂志而死矣良實也間者五臣本無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亡粉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善曰楚辭曰孤行吟而抆淚向曰間時也痛死者逝去行復自念於己終當於此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銑曰孔璋陳琳字也章書也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善曰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遂也濟曰遒盡也言未盡美矣妙絶時人謂遒於時人也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良曰元瑜阮瑀字記亦書類翩翩美貌言其文雅之致足為樂也仲宣獨善本作續自善

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善曰言仲宣最少續彼衆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為獨典論語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　翰曰王粲字仲宣獨善辭賦其體稍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或有所善者雖古人無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音代　善曰呂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遂命覆醢向曰伯牙善鼓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期死而伯牙絕絃不復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衛人殺子路而醢之仲尼盡覆之傷子路之賢門人莫及也逮及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善本作自一時之儁也銑曰諸子謂徐陳應劉阮

王也言雖未及古人亦一時之儁才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濟曰言今文人存者已不及徐陳諸子也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五臣本無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善曰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良曰言後生文章亦有可畏而難欺安知不如今者恐我與季重老矣不及見來者之文也來者亦後生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翰曰謂為太子所懷者萬事也時有所慮至乃善本無乃通夜不瞑銘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善本無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詞耳向曰通連也瞑睡也言思慮志意不類昔日已如老翁也光

武漢光武也更猶歷也 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 銑曰言德不及光武年與光武齊 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 善曰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 濟曰文帝因讒非才實而居太子之位也 動見瞻觀何時易去乎 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 良曰言既非材而處重位與動出入顧眄甚難故恐長不得爲昔日南皮之遊 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 爰 古人思秉 善本作炳 燭夜遊良有以也 善曰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又曰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 翰曰乃思少壯之

時真可努力以追宴樂歲月一過而往不可攀援而駐之故秉燭夜遊實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善本作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邑　向曰頃近娛樂頗少也否謂述作文章無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也

與鍾大理書善曰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銑曰潁川長社人也餘同善注

魏文帝五臣本無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善同濟注　濟曰禮記孔云君子比

德於王焉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珪璋亦王也

晉之垂棘魯之璵余璠附蕃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善曰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之名器也 良曰皆美玉名

價越萬金貴重都城善曰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弃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曰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以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注賜獻玉者千金此言萬者蓋廣言以示貴 翰同善

有稱疇昔流聲將來善曰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 向曰疇昔謂古也將來謂自古至今

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虞

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旋館於虞遂襲虞滅之銑曰晉既滅虢還而滅虞以復其璧是為雙禽禽獲也和璧入秦相如抗節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抗節厲義通乎至德濟曰抗立也同下文章臺之觀李善注竊見玉書稱美五臣本無美玉白如截肪方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善曰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　良曰截割也肪猪脂也譬比也雞冠雞幘也侔類也栗木實蒸之其色鮮黃言美玉有如此色也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翰曰景明也言雖非君子然願覩美玉有如思古人德如高山賢明之行私心所慕仰也然

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五臣本無也 向曰四寶謂上白黑赤黃之寶也邈遠言秦漢已來無有良玉比此四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銑曰言我求美玉曠年不逢其真也果遂常思見良寶有如飢渴今終未副此情也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下會善曰說文曰抃拊手也 濟曰君侯謂繇也玦帶飾美玉為之也言聞此寶笑而撫手也會謂笑手同發會合喜心撫手曰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未敢作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喩鄙旨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為太子文學 良曰仲茂時為子建先容以勸

喻君心述我所欲之鄙意也旨猶意也乃不忽遺厚見周稱善曰周稱謂繇書也翰曰言繇乃不輕遺我所願厚見周至以稱述謂繇有書也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善曰繇在鄴城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向曰謂騎使從鄴都還到盟津跪坐以開發其匣喜悦并集故五情震駭銑曰匣以盛玦者緄窮匣開爛然滿目善曰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濟曰緄繫匣也言繫緄去盡匣開見玦故爛然光色滿目也窮盡也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良曰蒙暗也暗鄙之姿文帝謙也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翰曰一介單使也連城謂十五城秦之所易者言亦不損我此價乃得奇寶既有秦昭章臺之觀

去而無藺生詭奪之誑 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于柱矣 向曰趙使相如奉璧於秦 昭王坐章臺相如詭奪即上所述也言美觀則如昭王而欺奪之事則無矣乃真惠我也詭猶欺也 嘉貺益腆 湯典 敢不欽承 銑曰貺賜腆厚欽敬也 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 善曰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善曰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冰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翰曰漢南荊州也鷹揚謂文體抑揚如鷹之飛揚也朔北也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善曰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　向曰海隅東平藻文也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善曰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此魏脩太尉

之子故曰上京 濟曰足下謂脩也其文最高故云高視上京謂帝都也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

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虵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虵于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良曰珠寶也 向曰言人皆自以其才如玉也

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善曰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 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 翰曰該遍頓下悉盡也八紘八方也言此才子我太祖乃然設天網下垂于八方遍掩而取之今盡在此京都矣

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

許言切善本作軒

絕跡一舉千里也

善本

無也 善曰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 銑曰騫高飛貌絶遠也言文章猶不能高遠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 五臣本無能 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 善本無者字 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前有書嘲之反作論 去 盛道僕讚其文 濟曰子建前有書與陳琳嘲譏其文琳反以為論其盛道而讚美其文言其不知音 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 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 吾亦不能妄 善本作忘 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翰曰鍾子期知音聽必不失至今稱之我亦不可妄歎陳琳文美恐後代笑我也嗤笑也 世人 善本有之 著述不能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大旦其文有不善善本有者應時改定善曰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昔丁敬禮嘗善本作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古卧若人辭不為也善曰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翰曰言我以小才不過此人辭不為潤飾也若人謂此人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銑曰語及前人曰卿猶今稱君也言不為我潤飾其文君何所疑難文之佳惡五臣本作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向曰佳好也但為我潤飾之後代誰知子建改定吾文也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

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善本作之未見也善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禮記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濟曰孔子文辭亦與人通流其議乃成焉　翰曰孔子制春秋之辨美惡則子游子夏之徒莫能置一辭過此已往作者而言不病者我所未見也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于戀有龍淵善本作泉之利乃可以議於善本作其斷丁段割善曰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劒戟龍淵太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雁　向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劒也淑美也媛姬也美姬君王之後宮者有美女之容乃可以論

後宮之位有寶劍之利乃可議其斷
割比言知音者可得論其文章也 劉季緒才不能逮
於作者而好詆(丁禮)訶(呼哥)文章掎(居綺)摭(之石)利病 善曰摯虞
文章志曰
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文曰訶大言
也又曰掎偏引也　銑曰逮及也掎偏摭拾利善病惡
也言偏拾
人善惡
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紫)五霸於稷下一
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善曰魯連子曰齊
之辯者曰田巴辯
於徂丘而議于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
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
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
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　濟曰稷下服之
者有千人訾亦毀也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
夏殷周五霸秦繆楚莊齊桓晉文宋襄也　翰曰魯仲

連聞田巴毁五帝往見而謂曰今楚軍南趙伐高唐聊城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貫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 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 善本無歎 息乎 善曰毛萇詩傳曰息止也 翰曰劉季緒訾訶之辯且不如田巴今人談如仲連才過季緒者求之不難豈可不歎息此辯哉 人各有好尚蘭茝 呂侍 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 善曰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 良曰蘭茝蓀蕙皆香草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 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 五臣本無共 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善曰樂動聲儀

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向曰咸池六莖黃帝顓頊樂也而古今所共樂之而墨子著書乃非之豈可言不可也鑒文好惡類於是也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善曰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　向曰往之也一通猶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植言今之我少小所著文章一卷相與衆人論之雖街談巷說野人匹夫之言言我又病必可采於風雅不可輕棄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五臣本作章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

也善曰漢書曰揚雄奏羽獵賦為郎然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揚子法言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銑曰章明也吾雖薄德善本作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勠力彪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善本作留金石之功善曰國語曰勠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濟曰蕃侯謂諸侯金石言堅不朽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良曰勳績皆功也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翰曰果遂也言我若未遂則建功業之志是吾道不行則五臣本無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善曰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

録應劭曰言其實録事也　向曰庶衆也植將定仁義著書述百官之時俗事實録謂不隱其善惡也之衷成一家之言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銑曰衷心也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非要一召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善曰張平子書曰其言之不慙恃鮑子之知我　翰曰要約皓白也言著此書非約至於白首尚猶不已豈獨今日之論乎今我有此言而不慙者恃子恩惠之知我也一云惠子惠施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善本無曹字植白

與吳季重書

善曰典略曰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大弔得爲密坐在臥反善曰曹大家歌器頌云侍帝王之密坐向曰常調謂常戲密坐謂環坐也雖讌善本作燕飲彌日向曰彌終也其於別遠會稀五臣本作希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五臣本作使人觴酌陵波於前簫笳五臣本作笳簫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去聲善本作歎虎視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歎猶歌也取美壯之意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耽耽濟曰言酒多如水之波瀾也足下謂季重也鳳觀言有和容也虎視謂有威儀也謂蕭曹不足儔五臣

本作疇衛霍不足侔也良曰侔等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青霍去病武臣也言吳質文武之道不可以此四子等並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君善本作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慈躍雖不得肉貴且快意善曰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旁若無人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翰曰喻有文武之道不見思也言我見質容威顧盼若人雖不用於時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不得食其肉亦且快意此植自託也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善曰尚書曰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向曰雲夢澤名泗水名梓木名食若填

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善曰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巵　銑曰巨壑大坑也言食多巵酒盃也言飲酒速盡如灌漏盃酒不停於盃中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　濟曰日不我與言不與我等也曜靈日也急節謂遷移速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善曰左氏傳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辰為晉星　良曰面謂相見日也逸過也參商二星名常不相見也言相見恐過度光景之速別離則如參商之隔闊也思欲五臣本無欲抑六龍之首

頓羲和之轡 善曰楚辭曰貫鴻蒙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翰曰抑止頓下也六龍日車也羲和日御也言惜光景之速思抑止六龍頓下其轡使日留而不去 折若木之華閑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 善本作良久無緣四字 善曰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佯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濛汜又曰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天所登也 良曰若木日過處濛汜日入處折若木而執之而不去閑濛汜之谷使日礙而不入然天之高遠實無由緣懷戀於日光反側志不安也 懷戀反側如何如何 向曰戀眷也反側謂眠不熟如何如何猶奈何也 不得所來訊 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 善曰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

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　銑曰訊問申詠
也陸盛美貌瀏清風貌言吳質書如此清美也
反覆曠若復面濟曰曠遠也復面謂若相見也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
所治復申詠之也善曰所治謂朝歌也　良曰還所治謂休治公事之暇可令憙
許記事小史善本作吏諷而誦之善曰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翰曰憙事謂好事少知文者質為朝歌令言小史者其佐史也夫五臣本作言文章之難非
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善曰論語子曰堯舜其猶病諸　向曰病諸猶難之
也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善曰
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
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

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銑曰人皆有良馬美玉以其常有之則不以為珍貴文亦如然矣不可輕而不申詠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五臣本無此三字墨翟不好妓善本從人下同何為過朝歌而廻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善本無正字值墨氏善本作翟氏廻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濟曰墨翟不好樂而朝歌非妓樂何謂過之而廻車也是其有不知音之蔽也足下正值此縣想亦助我張目怒之也好妓樂知音也文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曰善本無曰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善本無自得者五臣本無者也善曰法言曰學者所

以求為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良曰佳善也言求而不得善者日日有之未有不求善而自得善者言吳質為政故有善也且改轍易五臣本作而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翰曰王良伯樂善御馬者也以良馬比吳質言良馬之御車不移改轍跡不變易行步戒吳質善無速移也易俗移風而為政理非楚之叔敖鄭之子產也此二子俱不易人而治故願質勉之也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善曰植集此書

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妓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　向曰對容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殊不盡意往來使數相問也悉盡聞問也

荅東阿王書

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吴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　濟曰惠貺賜也所奉恩賜謂得前書也發開伸展也綢繆謂殷勤之意也　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　力氏迆　移爾也奉至尊者然後知

百里之卑微也善曰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况也良曰邐迆小而相連貌翰曰至尊天子也今借而為喻百里縣令之任質自謂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善本無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善曰尚書曰要因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産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于猗氏故曰猗頓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

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向曰自從旋還越失也謂質前從朝歌至鄴又從鄴還縣之時也伏念宴樂之事惆然驚懼者非敢羨望寵貴光榮之美猗頓之富誠以身賤德輕故也惆若驚懼貌猗頓古之巨富人也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五臣本作檽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元武闕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銑曰元北也金門以金飾也玉堂美言之也伏憑也檽檻鉤欄也言憑鉤欄於前殿以遊也觴盃也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思列反濟曰替失也言陪遊憙樂不知威儀戲笑談弄言辭過度漏渫而出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五臣本從光穎之才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

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良曰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懿美愧慙也餘同善注及到楚遂為辯勇之首餘皆莫當之

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火旻三窟之效

善曰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乏者義耳為君市義孟嘗君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

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兎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穴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于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　翰曰薛公孟嘗君田文也封於薛餘同善注

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

善曰史記曰魏公子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戴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向曰信陵君魏公子無忌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位自迎夷門侯嬴嬴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德公子愈恭後秦伐趙圍邯鄲平原君使使求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救

趙秦王聞之使人告曰諸侯救趙者必移兵伐之魏王懼秦遂令止晉鄙軍公子諫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盜兵符使朱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邯鄲遂解此美為侯生可述之意 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臆懷眷而悁一緣邑者也 銑曰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質所以憤積懷眷於古人願效志誠也悁邑憂貌 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 善本無欲 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濵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去 非鄙人之所庶幾也 善曰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濟曰究盡也翰曰此並疊植書文也肴肉也公子謂植也鄙人質自謂也庶幾近也 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善曰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向曰

所天謂所尊敬也言志所尊敬在於子建此古人通言尊敬之意非獨君也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銑曰縣令佩銅印黻冠飾投棄釋去此職恒侍坐于子建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善曰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濟曰仲父孔子也老氏老子也遺訓謂六經要言謂五千文也對清酤户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善曰毛詩曰既載清酤又曰嘉肴脾臄良曰清酤酒也抑止享食也言得侍坐子建雖對酒而不酌止肉不食亦將醉飽也使西施出帷嫫模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善曰越絶書曰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吴王差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翰曰西施美女也嫫母醜女也質自言侍子建如美女使醜者為

侍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子之要言道義相合若乃此可謂盛德所履明哲所安也蹈履哲智保安也

近者之觀實蕩鄙心向曰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飲食之事也蕩動也鄙心質自謂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又曰二八齊容起鄭舞　銑曰徽美也二八謂舞者十六人迭遞奏進也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善本作右　善曰舞賦曰燿華屋而熺洞房周禮曰靈鼓靈鼗也　濟曰塤簫樂器也激亦動也靈鼓鼗鼓也耳嘈嘈於五臣本作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良曰嘈嘈喧甚也謂歡樂之情極踊躍如鞍馬也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賓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貫之

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砮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　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名權孫權備劉備言音樂之和盛可令夷狄貢獻于國家也懾震慴也楛矢箭也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思郢英瑋賁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善本無表也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向曰還治謂休公務之暇乃諷誦子建所賜之文觀省英美也

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善曰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産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銑同善注質小人也無以承命濟曰言無文才以承君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善曰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爾雅曰面慙曰赧良曰貺賜也荅所賜書也赧然謂慙恥而得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作吏之有乎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官名蓋伏職致仕居朝歌者謂植之清文三事大夫皆為諷誦何但小史而已荅植書文可令憙事小史諷而誦之者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善曰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謝承後漢書曰甄豐惻隱之恩發于自然向曰政事

政理之事也惻隱深也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善曰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 銑曰墨子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年言久也雖無德以與下人用歌且舞言人歌樂也式用也儒墨不同固五臣本作因以久矣濟曰儒道尚樂墨子非樂不同亦已久也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善曰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旅伍百人也 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縣小不足為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五臣本作巧 善曰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也 翰曰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間地小何足使良馬馳騁其軌跡也此託言朝歌小邑不足見譽若不改轍易

御將何以效其力哉向曰此疊子建書改轍易行言也質託言若不改職大任將何以用之力也今處昌呂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五臣本無者也善曰淮南子曰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　銑曰絆良馬之足何以行千里之道　濟曰致猨猴於檻中不可見巧捷之形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詞銑曰恤憂也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善曰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璩璩别事不

得往故為報

翰注同

璩其魚白昨者不遺猥見何見照臨向曰言炳至璩處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善曰夷門侯嬴也已見同卷吳季重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　向曰言猥照臨則雖侯嬴納無忌之顧毛遂受趙勝之眷實無以過此夷門侯生所居也逆旅客舍也外嘉郎君謙下去之德內幸頑才何見誠知已銑曰嘉善也郎君謂炳也頑才璩自謂也言炳見我志誠以為知已也炳父龍為太尉璩嘗事之故呼曰郎君歡欣踴五臣本作踊躍情有無

量音亮濟曰嘉炳相過也是以奔騁御僕五臣本作僕御宣命周求良曰駉馳也言奔馳車馬宣我教命周求餱食以給公琰陽畫喻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善曰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畫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為魚味薄而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為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畫所謂陽鱎者也乃請者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為綸芒針為鈎荆絿為竿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揚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齕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人

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韓曰陽晝教子賤釣道詹何善釣魚也昔人揚倩有酤酒者酒甚美而不售人問曰其狗猛人畏故也范武古之善為酒者此言求酒使陽晝曉喻詹何令其釣之揚倩言說范武也使其酤之故使鮮魚出自善本作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向曰芳旨美酒也發出也繁俎綺錯羽爵飛騰善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兮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勝爵鄭玄曰今文勝多作勝　銑曰俎几也言繁布於几上如文綺錯亂羽爵酒盃也飛騰盡速也牙曠高徽義渠哀激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于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　濟曰牙伯牙善鼓琴曠樂官也徽調也義渠國名其樂哀也激重也當此之時

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善曰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賔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君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白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後閤出去　良同善注同產謂姊也

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善曰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翰曰驪駒馬也就駕言將行而歸也言日暮言歸樂意猶未宣展

追惟耿介迄于明

發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寐向曰惟思言宴樂猶未盡情追思不安至于夜曉耿介不安也迄至也明發曉時也

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銑曰會遇也來命謂炳有使來也　濟曰漳水名

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善曰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野　良曰伯陽謂老子廟曠遠也

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翰曰文綵之鳥也蔽水言多也

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善曰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　向曰夷平敞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

坦而光明也肅穆清風貌京臺楚國高臺也是為楚國觀望之美亦可謂此中之京臺忘歸之樂也流謂耽樂之情如流水之不反適有事務須自經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善曰邑邑不樂也同樂實增悒悒也悒悒銑曰不得往侍坐因不得志之貌也因

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因闍都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善同良注良曰詩云叔于田巷無居人又

云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闉城也下章云匪我思存此皆據相思之意風人則詩人也

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眎有萬里之望善曰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猥復起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翰曰宿舊也授謂授職也拔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言其雄勇之士力有萬里之望謂望富貴

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善曰桓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　向曰薄援助謂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貴者言不能追參朝貴復如鳥之歛翼栖于故林

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幽處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　銑

曰塊然獨居貌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臣之願也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詳　濟曰言千載思度其事知汲有所由也蓋謂時勢不可處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善曰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良曰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道所居窮巷而門多長者車轍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容善曰漢書曰揚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學　翰同善注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善曰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習又曰陳遵字

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樂之　向曰璩自言才劣仲舒　銑曰璩言家貧於孟公無此樂

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表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七亂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平閔子

善曰左氏傳楚宰薳啟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　濟曰机案也榻床也　良曰幸遇也表生璩友也時來與璩言談趾足也玉者君子比也樵蘇薪草也爨炊也言薪草不炊蓋無食可為也周黨每過閔仲叔共飲水而已故璩有似此者

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

善曰蔡邕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水涸則魚逝其勢然也　翰曰逝謂死也

春

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善曰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向曰秋物雖榮者沾於霜露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否泰亦自然之數也豈可恨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濟曰大弟謂曹長思也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善曰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濟曰岑文瑜為廣川縣令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善曰吕氏春秋

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　良曰礫石也處涼臺而有鬱蒸之剩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濟曰雖在涼臺浴寒泉亦有炎熱之氣矣慘憂也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善曰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言無所庇蔭而處也翰曰憩息也　向曰雲漢詩美宣王側身脩行以求雨也言宣王之德不能過於今日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善曰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倛醜也高誘曰倛醜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

出闕里　濟曰土龍泥人並祈雨之物也嬬舉也玄寺謂祈雨祈鬼神之事故玄寺寺司也鶴立者言如鶴之望也闕天子闕也里閭里也　脩之歷旬靜無徵效　良曰祈雨不降　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　銑曰在於精誠　知恤下民　善本作人　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　翰曰恤憂也暴露謂身立於日也　向曰靈壇求雨壇也　昔夏禹之解　居買　陽盱　盱善本從日　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　善曰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山川蓋未已而天下大雨也　濟曰禹治水以身祈于陽盱之河禹言未發而水治矣旋流不息也湯大旱以身禱於桑林湯辭未終而雨已滂沛桑山之林能興

雲雨今者雲重五臣本作既積而復散雨埀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善曰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尅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鄜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鄜音鄜銑曰此蓋精誠不至而賢聖道殊品優劣之異及膚侵肌者言用心苦切也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善曰左氏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翰曰殷邢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善與不善之應如影隨形響應聲也不可以為不如此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

予善曰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向曰恐其不致至誠不知善否之應故以書啟發其意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善曰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矇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銑曰間近也濟曰芒山名濟渡也曠然游覽開發矇暗之思以至明達也風伯埽涂善本作塗雨師灑道善曰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埽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師向曰風伯雨師致風雨以埽灑道路者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

酒善曰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為此春酒良曰言至其所止之處則酌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平大夏五臣本作厦鄭玄曰武跡也說善曰禮記曰堂上接武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昆侖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翰曰武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清涼已過大厦之室也文曰屋以草蓋曰茨茅茨以草為屋大厦大屋也扶五臣本作膚寸肴脩味踰方丈善曰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偏味銑曰厚四指曰膚肴肉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踰過也逍遥陂塘之上吟詠菀鬱柳之下善曰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菀彼柳斯濟曰陂塘池水也菀猶茂也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善曰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又

曰春蘭兮秋菊毛萇詩傳曰崇充也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佯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　向曰春芳香華結此以充佩服美其香比德君子也若華日所過處言折取以翳日使駐其景弋下髙雲之鳥餌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讚善餘便嬛緣一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善曰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德薄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髙誘曰京臺髙臺也　翰曰弋射餌釣也蒲且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嬛古之善釣者我之所美逝游也韶樂名故云虞韶京臺游觀之處臺名也班嗣之書信不

虛矣善曰漢書曰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
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良同
善注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蹈塵善曰晏
子春秋
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近市湫
隘囂塵不可居　濟曰濱近也思樂汶上每善本
無每發於
五臣本
無於寤寐善同銑注　銑曰瑑思隱逸不離寤寐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
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故
瑑思此樂也汶水名言渡此水不仕也昔伊尹輟耕郅
質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善曰孟子曰
伊尹耕於有
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湯三
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畎畝之中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
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

曰郅惲字君竟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嘆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别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 向同善注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意欲濟之令出其難也

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鈞五臣本作鈎緡旻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善曰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莞音管 銑曰秉執也耒耜農器也山陽縣名鈎緡並取魚物丹水水名

然山父不貪天地五臣本作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

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 翰曰山父許由也堯大其志欲禪為天子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不懼也非以貪天下為樂曾參云晉楚之富不可及彼以富我以仁彼以爵我以義吾何憂哉此二人亦其美志也 前者邑人念弟無已 良曰鄉邑之人念其才行也 欲令 善本無令 州郡崇禮師官 善本作官 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善曰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尚書曰駿奔走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 濟曰欲令州郡崇禮教取弟為衆官

之師教授鄉邑誠美意也　翰曰俟待也黄河千年一清而聖人出焉言待聖人出則人壽促何可待也　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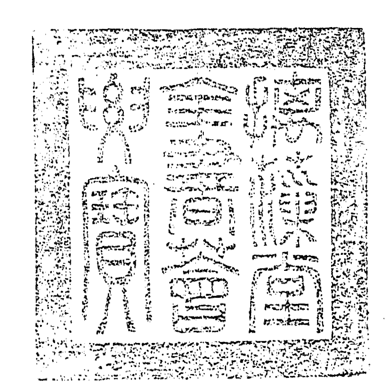
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

善曰漢書金日磾賛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内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賛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内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　向曰金金日磾張張安世子孟霍光字也並用勢漢朝淮南子云隴西之游喻躁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仰天而發矢矢在五

步之內言求官游宦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誅富
貴殊異亦如欲疾而沈射遠而近也圖謀也幸賴先
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銑曰謂賴祖考之
餘慶免負擔之勞也勤勞也追蹤丈人畜雞種黍善曰漢書鄭朗曰修農圃之疇畜雞
種黍　良曰子路從夫子之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
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
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言追蹤此丈人乃養
雞種黍以為田家事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善曰孝經曰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　濟曰精思也墳籍為典墳也無成善本作或游言以增邑邑善曰禮記曰大
人不倡遊言鄭玄曰遊浮也不可用之言翰曰游言謂不當言也邑邑失志貌郊牧之田宜

以爲意善曰爾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向曰郭外曰郊郊外曰野謂負郭之田也　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　銑曰言不用廣開土地屋宇吾將老矣何所用也　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善曰爾雅曰夏爲朱明　良曰劉杜璩也生者有德之稱也朱明夏節也　相見在近不復言善本作近故不復爲書六字　翰曰言劉杜二生相見在近故此不言　愼夏自愛向曰愼夏熱之氣以自保愛也　璩報善本作白

文選卷四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監生臣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六十二 集部

文選卷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書下

與山巨源絶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絶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翰曰山濤為吏部郎欲舉康自代康怨不知已故作此書自言不堪流俗而非湯武大將

罪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五臣本作嘗謂之知言善曰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惬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嶔守潁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嶔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豎聞之以黃帝為知言銑曰山嶔為潁川太守時山濤謂嶔云康性行不堪職任惬康之志故以為知言也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善曰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向曰經常尚猶也言常怪足下從何便得吾此心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善曰晉氏八王故事注曰

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絶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開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濟曰公孫崇字顯宗晉尚書郎阿都呂仲悌小名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五臣本作無故不知之善曰言不知已之情良曰不行謂不許也不知謂不悉我情也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善曰言足下傍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翰曰傍通謂博通也多可謂多有許可也少怪謂少有怪責於人言寬容也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善曰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銑曰直性謂不從物狹中謂不能容人也偶然相知非本意也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

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善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向曰問頊也遷謂為大司馬也惕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引我以為尸祝之助也手薦鸞五臣作鑾刀漫平之羶腥善曰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汙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汙也　濟曰鸞進也鑾刀上鈴也漫汙也羶亦腥也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善曰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　良曰并謂兼利天下也介謂孤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謂濤兼利而已自守也性有所不堪真不

可強令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地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翰曰強勸也空語謂虛說也言已不堪不可勸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吝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恨不生者耳言聞有如是人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善曰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仕

者辟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　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漆園吏柳下惠為士師東方朔為侍郎是安卑位豈敢短之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

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羞恥也執鞭下士也子文三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濟物也

所謂達

五臣本有人字

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

善曰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濟曰古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而不變其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澹然自得而不以爲憂悶矣渝變也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五臣作栖　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霈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　良曰堯舜爲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善曰漢書曰上封良爲留侯行太子少傅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秦項接輿隱者行歌不仕言堯舜子房安其魚弁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時之志揆度也所安不同度之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　銑曰數君堯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善曰

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讖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　向曰百行言多也君子之行所趣各殊而同歸順性俱得其安也循順也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濟曰言仕者不出隱者不仕各有所短也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善曰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具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良曰同善注言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也吾每五臣

本無吾字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善曰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佟徒冬切史記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翰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臺佟字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不出慨息也康自言隱逸之志故太息想慕二子為人也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五臣作疎嬾筋駑肉緩銑曰疎慢懶墯也筋駑謂寬緩若駑馬也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

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性簡略與禮相背也　向曰傲謂不恭言性簡略與禮相違背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善曰放謂放蕩　濟曰儕輩寬縱攻擊也莊老忘榮辱齊是非故增放逸也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善曰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　良曰頹墜也任實謂用本情也篤固馴擾育養羈縶纓縻赴奔蹈蹈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善本作逾字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善曰毛詩曰茀厥豐草茀甫物切　翰曰鑣馬銜也肴俎實也愈益也此康言少自寬縱長見

羈束雖有榮
祿終思遁逸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善曰莊子仲尼謂
顏回曰聖人處物
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盂銘曰飲無求辭纔以相
娛荒沉過差可不慎與　銑曰師法至大差失也言每
法嗣宗不論人過之事不能及之然嗣宗曠大
之性過人而不傷於物唯飲酒之後有過失
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善曰孫
盛晉陽
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
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絜王
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　向曰禮法之士謂
何曾也阮籍在司馬文王坐時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
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宜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
卿其忍之文王時為大將軍言為何曾以禮法糾繩如

仇讐也以五臣作吾字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善曰資材量也濟曰弛緩闕失也又不識人情闇五臣本作暗字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善曰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令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良曰機者事之微也宜事也石奮有子四人仕皆至二千石并父為萬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發不能忍慎如萬石也好盡謂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為累也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善曰東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勑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翰曰疵病嬰瑕倫理熟審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堪也　銑曰不堪不可皆不中也言我久與人事相接則瑕釁日起豈得無患乎又加任用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言康晚起為吏呼之不放置放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寐不得搖性復多蝨瑟把蒲巴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善曰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怍說文曰痺溼病也俾利切　向曰弋繳射也痺溼病也裹猶著也章服冠衣也上官尊臣也素不便書

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濟曰堆滿也机亦案也教禮教義名義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善曰言人於已為未見有矜恕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良曰言不為人所矜但多怨者及有欲中傷者雖瞿五臣作懼字久具切然自責然性不可化善曰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晉灼曰瞿音句　翰曰懼然自驚貌也化謂改變也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善曰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　銑曰詭誑也言欲下意順人則為誑之道情不顧為亦終不能獲无咎无譽

如此五不堪也善曰周易曰括囊无咎无譽向曰咎凶也譽美聲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五臣作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讙也濟曰言與流俗同事則不奈此喧聒塵臭技巧之物在於前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於兩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尚書一日二日萬機良曰鞅掌衆多貌機事纏繞故事也言事繁於思慮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翰曰湯與武王以臣伐君故非之周公孔子立禮使人澆競故薄之言非薄不止則必會明於世則

為禮教之人不容我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銑曰剛腸謂強志也肆放也言見患便道不能慎言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耶（向曰統理也九患謂上七不堪二不可言我以褊狹之心理此數患縱免外禍亦當內病也）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善曰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朮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濟曰道士謂得道之士也餌食也朮黃精藥名也）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五臣本作捨）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良曰行往也懼謂畏

上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善曰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化矣乃不偪之是全節也　翰曰同善注禹曰難

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嗇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去嗇甚也　銑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子曰商為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而彰其過也護助也

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善曰蜀志曰潁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

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　向曰同善注且先主許之言孔明不偏者謂孔明奉先主之命亦不偏留之孔明亮字也元直庶字也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善曰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濟曰強勸勉也同善注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五臣無者字也足下見直木五臣本有必字不可以為輪曲者五臣本有必字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

以得五臣本作其字志為樂之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良曰謂上禹仲尼諸葛亮華歆是識其性而首末相知也天才謂質性直者不可曲任曲者不可直任輪輞也桷榱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言為者各樂其得志唯達者為能通之此五臣本有似字足下度內耳

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善曰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敎斷也章甫冠名也翰曰言人各有所樂唯達者可知故云度內耳章甫殷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飾不用文冕豈可以已好而強使著之言此喻不好爵祿也已五臣作自以

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善曰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雛子知之乎夫鴛雛發南海而飛

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 銑曰鵷雛鳳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可以已嗜臭爛而已死鼠養鵷雛言此譏濤也 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 莊子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 向曰術法也外踈也滋味美味也寂寞安靜也無為無事也言我好養生踈榮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所好榮華也 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 五臣本有必字 不能堪其所不樂 善曰言已所不樂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 濟曰頃時已求疾病增篤自度必不堪已所不樂之事也 自卜已審若道

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善曰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良曰言我自決以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寃猶枉屈也溝壑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力向如何可言善曰晉諸公讚曰康子劭王隱晉書曰劭字延祖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悢悢悲也翰曰歡愛也悢悢悲悢也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五臣本作時時與親舊敘離善本無離字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奴了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

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踈不切事情自惟
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
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五臣有而字言耳善曰嬲擿嬈也音義與嬈
同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
已之情可得言之耳　向曰嬲惱置止也言惱我不止
欲為官求人益國利時也我則踈緩又不如當代賢能
矣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榮為快此最近我情
也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淹瀆也　濟曰若取其大度量
之人無所不包而又不求富貴乃可重也言我則多病
非為有大才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

耳善曰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良曰言

我以病困離俗自全真性之所乏短不同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求豈可見黃門而稱貞

哉若趣平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懽五臣本作歡益一

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翰曰黃門閹人也本

絶陽道豈是貞哉趣急也王塗天子殿陛也相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為歡悅相益也迫偪也言煩事偪則

發狂病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

區之意亦已踈矣善曰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縕黂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

隩室緜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

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之李陵書曰孤負陵區區之意銑同善注快喜也言雖有愛心而遠於事理區區愛也顧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向曰解謂解足下舉我之意也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五臣注同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五臣作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

誅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良曰幾者事之微也貴重也誅討也餘同善注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五臣作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善曰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翰曰兆見也言吉凶榮辱在於見機也餘同善注又曰鄭伯非銜璧然以同降故連用之載籍既

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善曰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銑曰載籍謂史籍也著明也成智謂許鄭也敗愚謂曹譚也浮虛也言史籍所記非飾虛辭也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五臣有也字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五臣作歷數將終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尚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向曰夸奢喪失粗麁悟明也漢火德故云炎精幽昧謂暗亂無道也歷數錄籍也終盡也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五臣作塗炭之艱善曰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德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

夏有昏德民墜塗炭茶與塗古字通用濟曰言桓靈失道災釁並起也豺狼惡獸喻亂賊也抗張毒害塗泥炭火也言百姓皆如陷於火而難苦也

於是九州絶貫皇綱解紐

善曰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良曰貫綱也紐結也言九州之事斷絶而皇王綱紀解其結也

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

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蘇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閭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翰曰四海四方也蕭條空速貌太祖魏武帝也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也

征討暴亂克寧區夏

善曰尚書曰用肇造我區夏銑曰暴亂謂袁紹董卓之徒克能寧安也

協建靈符天命既集

善曰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向曰協同也靈符謂神

靈之瑞符也集會也言天命與人心相會也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善曰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毛詩曰奄有四方濟曰廓開洪大域國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執地方五十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史記曰秦取周九鼎良曰神州洛陽也中岳嵩山也九鼎九州之金鑄鼎也存在也鼎可烹故云器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郁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觀也翰曰載則淑善也重光謂文帝也襲因也四隩四方也攸所也壯觀謂壯大觀望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

居東裔善曰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也擁帶燕胡馮五臣作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善曰左氏傳子産曰今陳介恃楚衆馮淩弊邑國語號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　向曰擁恃也燕胡匈奴也馮依陵乘也盤桓不進貌言恃險遠不修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疇五臣本作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善曰魏志曰公孫淵遺使南通孫權往来賂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

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狖　濟曰傲慢也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滄海也酬報也葛越草布也出於吳朔土北方也貂鼠皮也言公孫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

自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

五臣無也字　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漢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良曰控絃引弓之士也燕齊二國在遼西故云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振陵乘轢踐也言淵恃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自尊也

宣王薄伐猛銳長驅

善曰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　翰曰宣王司馬懿也薄伐用成武也猛健銳利也長驅遠

伐也**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善曰漢書

曰遼東郡有遼陽縣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
折首獲非其醜　銑曰次至也遼陽縣名不守謂不能

監守也桴打鼓也震動元
大凶惡也折首猶斬首也**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

善曰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
郡祁連山海經有大荒　良曰疆場邊畔也言魏斬公

孫淵乃遠開邊疆
置郡邑於大荒也**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

款附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萬姓
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於殊俗　濟曰咸皆也殊

謂異國也言皆送
款誠附我魏國也**自茲遂隆九野清泰**善曰淮南子曰
所謂一者上通

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　良
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言此之盛天下清通也**東夷獻**

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善曰范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来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崔實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于稽顙来朝百世不羈之虜也　翰曰樂器謂樂舞之器也肅慎國名楛矢箭也曠遠也言遠代不羈縻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銑曰巍巍蕩蕩言帝德廣遠也想謂想孫皓當已具聞也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善曰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向曰擾攘亂也言吳先主權遭時亂播遷於江外也表外

也劉備震懼亦逃巴岷善曰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　濟曰劉備蜀先主也巴岷蜀二山名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善曰張載劍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備則亡虜假氣遊魂鳥魚為伍　良曰積石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湖之水浩大無涯為吳之固也言吳蜀恃此山水假借游魂也迄至也十二年曰紀二邦合從子谷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善曰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

曰具寧太山　翰曰二邦吳蜀也言相合肩動併力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之形言持久可與泰山齊其終始也

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

善曰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為王荀悅甲鑒曰人主怒如秋霜　銑曰輔佐也帝室謂魏室桓桓武貌厲嚴也秋霜殺物也

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

善曰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政者無窮如天地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　向曰窮盡鑒明也言謀筭無盡思慮絕於眾人也

主人欽明委以萬機

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勛欽明又曰一日二日萬幾　濟曰萬機萬事也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罙

五臣本作彌字

入其阻善曰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毛詩曰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毛萇曰罙深也音彌

良曰長轡遠御謂有長遠之策也潛容奮振彌深也入阻謂入蜀險阻也弃敵一向奪其膽氣善曰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翰曰兵法曰弃敵一向千里殺將奪其膽氣言威可奪蜀將士之膽氣也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五臣本作則字姜維面縛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

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　銑曰介間也成都蜀郡也潰謂降魏亂破也也曜示也也劒閣蜀山也姜維蜀將也面縛請降魏將鄧艾也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善曰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向曰平蜀之後置郡三十梁益二州名肅清謂平定也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善曰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傳玄西都賦曰巍巍絳闕　濟曰竊號之雄謂劉禪也稽顙謂首至地也絳闕魏闕門也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三十兩　良曰球琳玉名重錦美錦也充滿也言滿我魏之府庫也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從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一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戰國策張孟談謂趙

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翰曰晉滅虢次及於虞秦幷韓而魏徙居大梁此舉前事可明於後也言蜀滅吳亦為次師法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稅內向五臣本作附願為臣妾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　銑曰南中嶺南也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諝使如魏請太守及兵是覩天命也背亂向理如蟬之蛻皮也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善曰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向曰輔車陪乘也吳蜀相資猶陪乘之與脣齒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叛吳降魏亦如鳥之毛羽零落也援助也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五臣本作彊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

也善曰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濟曰危國謂吳國也此言吳王恃險自彊不知滅亡之將至也餘同善注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善曰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乂在官毛詩曰進闞虎臣闞如虓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罇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良曰僚官也折摧衝突也言武之威可以衝突萬里國富兵強五臣作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善曰新序曰叔孫敖相楚國富兵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　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為將伐吳故云飲馬南海也自頃國家整治器械

善曰禮記曰聖人興器械鄭玄曰器械兵甲也銑曰修兵仗也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善本作泰行木盡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南內野王縣北向曰伐斫也太行山名言斫伐以修舟楫木盡者廣言以脊之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五臣作流通樓船萬艘蘇勞則善本無則字千里相望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也濟曰濬深也樓亦船也艘亦船之摠名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善本有日字之盛者也善曰周易曰黃帝堯舜刳木為舟剡木為檝良曰黃帝刳木為舟言我以水陸並進其盛如此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善本無也字善曰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患去

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驍徤畜養也役不再舉謂一代必不平也　翰曰然主上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善曰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銑曰眷眷迴顧貌邁行也電邁言急也愛惜人命不欲害國是至道之所重也崇墉遂臣本作自甲文王退舍善曰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向曰舍止也餘同上注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濟曰示見喻曉也謂服則存不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稱臣是求多福也蹙然改容祗承往告善曰漢書曰陸賈說尉陀陀於是蹶然起坐謝賈稱臣奉漢約良

曰儼然驚起貌言能驚起改尊居之容敬承所事之書告也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　翰曰同善注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善曰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答君也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　銑曰策書也言能稱臣聽所告之書則永世有福於江外長為諸侯藩輔謂諸侯也豈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悔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善曰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向曰豈多也言能臣伏則多報明賞盛於常日　濟曰式用也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教令謀臣武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

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善曰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　翰曰雍益青徐荊揚兗豫並州名征東將軍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征討之勢以脅之也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旃流星善曰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校　翰曰六師六軍也羽箭也燭日謂赤羽若日也旌旃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善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銑曰馬高八尺曰龍武王誅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曜路盈耳騎樂之盛也士卒奔邁其會如林善曰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　向曰邁行也如林言多也煙塵俱起震天

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五臣本作焉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濟曰震動駭驚也渴賞謂貪賞也執兵爭先也屠壞也寒心痛心也夫治膏肓荒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善曰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肓之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　良曰膏心下也肓膈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決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己之言也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善曰列子

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謁豎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良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虢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湩乳汁也竹用切　翰曰謬誤挨歸也俞附扁鵲皆古之良醫也凡病則良醫見其可療及入骨髓則良醫雖理亦無功也言吳國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保全首領是猶可療也若懷慢恃險不即從也則猶疾入骨髓雖若思療而無功也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敢弗良圖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　銑曰圖

謀也言勉力思其善謀在為去就也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 呂仲悌

善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言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時

翰曰干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逐安于遠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康于紹集云景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末足可據何者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安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

也

安自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謡善曰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謡不由過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升邙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向曰叟老稱李老子也梁生鴻也岳即邙山也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善曰周易曰嘉遯貞吉銑曰嘉遁者隱也謂老子梁鴻也戀恨謂

歎及謡也不得己謂被遷也惟別之後離羣獨遊五臣本作逝背榮宴辭

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五臣本作雞鳥戒旦則飄爾晨征善曰燕禮曰燕小臣戒盥者鄭玄曰警戒告語焉陳琳武庫車賦曰啟明戒旦長庚告昏　濟曰逝往倫輩也沙漠安流處所經涉也晨征曉行也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善曰漢書揚雄反騷曰恐日薄於西山左氏傳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　良曰薄近靡無也言日沒車馬之首無所託也尋歷曲阻

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廻飈狂厲白

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

之巔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　翰曰飈急風也厲猛也寢隱也崎嶇不平貌九臯九折之澤也慷慨失志

貌阜山巔上也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銑曰蹊徑也榛蘩林也言雖艱難吾所不懼其所懼者謂已下之事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善曰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懼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　銑曰蘭茝香草也桂林香木也以喻君子傾頓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弩牙絃弓絃言風波急則根易傾牙淺絃急則機易發此喻讒邪為忠正之風弩也怵惕驚貌衢通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

夜光鮮不按劒善曰鄒陽上書曰夜光之壁以闇投人於道衆人莫不按劒也　濟曰言北土寒不宜蘭桂也鮮少也夜光良玉也以暗投人不知者必懼而按劒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善本作舞字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善曰曹植橘賦曰背江州之氣煖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龍衮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華藕蓮也生於水龍章衮龍之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武王樂也聾俗耳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以為美也玄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

之者至矣善曰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翰曰不我貴猶不貴我也言北土不貴我則當傷我也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牽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善曰前言之艱謂經逈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　銑曰飄颻謂羈旅也無人之鄉謂安所徙處也揔攬也前言謂經逈路涉沙也懸牽懸車也後慮謂蘭苣傾頓之事戒懼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善曰蔡琰詩曰遄征日遐邁　向曰啓暉謂明也遄速征行也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善曰正歷曰日太陽也周易曰夕惕若厲　濟曰太陽日也戢歛也歛曜謂夜也劬勞惕驚也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

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
也若迺顧影五臣本作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
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善曰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良曰遼廓遠也脩長海久悴憂也步驟謂驅馳行役之人也言已自經此乃知不足貴也顧景恐時不再來也憤感悼傷激急烈猛睇視也紛紜多也雄心四據謂威德盛也思
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善曰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蕩北海　翰曰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思躡此者言高也橫奮謂梯橫奮振也八極八方也披散也言將散艱難掃凶惡也蕩滌夷平也蹴崐崘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

恢廓善本作維字宇宙斯亦吾人善本無人字之鄙願也善曰劉駒駼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九區銑曰崐崘太山喻權臣也滌除也九區九州也恢大廓空也宇宙謂天地也鄙小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善曰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向曰垂翼謂不遂志也逝往也遠逝謂從也鋒鉅靡加翅五臣本作六字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濟曰鉅鍔也言不加鋒鍔而六翮自摧屈也命天命憤怨也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良曰植生也生於方苑猶生於美俗也喻嵇康承家世德盛而生也擢出也言康道德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藻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才廣也俯據潛龍之淵仰

蔭游善本作棲字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翰曰潛龍游原喻君子也亦相感動之意榮曜喻富貴也眩感豔美餌念儔類也聲名令聞也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銑曰翺翔游樂也倫黨朋黨也姿態綽寬裕優也吟嘯自得志貌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善本作焭焭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善曰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向曰煢煢猶單獨也濟曰悠悠

長貌涉度邈遠彌深釋解遐遠也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我有遠心相望也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善曰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良曰胡在北越在南言相去遠也金雖堅剛人同其心則能斷之各敬爾儀敦履璞沈善曰毛詩曰各敬爾儀　翰曰儀善敦厚璞真沈深也謂交道也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銑曰繁多華盛也言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之所不敬也悵不平貌何云言事既爾何所言也

與陳伯之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於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

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
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向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
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伯之知勢屈
乃降梁至是又以衆降
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
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
世生器為時出　濟曰恙憂也冠首也言勇可以為
三軍首也才謂文武之才也世出謂應時而出也

弃鷰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善曰史記曰陳涉嘗為人
庸耕輟耕壟上悵恨久之
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若為庸耕何富貴也
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良曰鷰雀

小鳥也鴻鵠大鳥也弃小志謂背齊也慕高翔謂歸梁也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得一虎牙幢主蘊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虎牙父也蘊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翰曰機者事之微也化謂背齊歸梁也明主即武帝也立功立事開國稱孤善曰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銑曰事職也開國謂為江州刺史也同侯王例故稱孤寡以賤為稱也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善曰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令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向曰朱輪華轂謂以丹漆飾之也擁持也旄幢也萬里言威化遠也如何一旦為

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善曰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濟曰奔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髇也股髀也穹廬氊帳也屈膝拜也魏本匈奴人故曰穹廬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也他異審詳也流言反間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善曰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領簿書曰回回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遂用猖蹷至于今日志猶未已翰曰沈溺迷惑猖狂蹶僵也言惑亂倖行至於此也聖

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善曰鄱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弃瑕錄用之時也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銑曰聖朝梁也責求也用謂可施行也言聖朝推赤心於天下不疑滯於物也此善本無此字將軍之所知非善本作不字假僕一二談也善曰長楊賦曰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朱鮪涉丁牒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光武

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喋血涉與喋同丁牒切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率衆降封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剸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揷地中皆為剸也　銑曰殺人流血曰涉友于兄弟也朱鮪為更始守洛陽光武令岑彭說鮪使降鮪以嘗謀殺光武兄弟伯叔怕不敢降光武使人謂曰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被繡流矢所中繡後降曹公封為侯剸揷也刃箭鏃也

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

是與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未遠濟曰無昔人之罪謂朱鮪張繡殺兄子之罪括智也不遠而復先典攸高良曰謂迷者不遠而能迴是不迷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攸所也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善曰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翰曰謂法網之疏漏於吞舟之魚也言輕法而重恩也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銑曰松柏不翦謂不毀損其先代墳墓也高臺未傾愛妾尚在善曰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向曰愛幸也言宅宇幸妾皆未追沒也悠悠爾心亦何可言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良曰悠悠憂傷之貌今功臣名將

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五臣本作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盖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費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軺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良曰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故以比焉金印紫綬列侯之飾帷帳也謀策謀也軺使事也節旌節也疆場邊陲也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善曰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翰曰刑殺也諸侯會盟取白馬之血飲之以為誓使太山如礪永傳國於子孫也將軍獨靦聽典顏借命驅馳氊裘之長寧不

哀哉善曰毛詩曰有靦面目司馬遷書曰遭衰之君長咸震懼銑曰靦強借假也謂假借少時之命而為夷狄驅馳也哀哉傷痛之聲夫以慕容超之強五臣本作彊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骨獲之送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尅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向曰慕容超恐河北高祖伐之執超斬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戰大破之姚泓將妻子請降也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也善本無也字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濟曰均平也謂洛土中也異類匈奴也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善曰漢書曰匈奴凡三十四長呼衍氏蘭

氏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　良曰姬周姓也言成王光武皆都洛陽故云舊邦也種類也　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　善曰魏收後魏書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歷年所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　翰曰北虜謂托跋珪僭稱王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也言惡既滿理當滅亡也　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　善曰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明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偽孽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羕上書曰朱旂南指自相夷戮　銑曰蕭衍廢其魏主寶融自立稱曰梁為宣武偽孽蓋指宣武也狡亂自相

夷戮謂廢寶融也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類居各取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太師為酋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藁街蠻夷邸間　良曰部落謂種類也攜亦離也首豪魁帥也猜忌也貳謂貳心也繫頸謂以繩繫項也蠻邸藁街皆置蠻夷之館也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善曰袁宏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　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鷰巢于幕之上　濟曰魚游沸鼎燕巢飛幕言危之甚言魏朝夕將破而將軍居之亦同魚燕之危飛幕軍幕也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

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善曰袁暐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絃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陴婢移切　良曰北至寒故以江南物色舊邦之美感動之旗鼓昔所用也疇日昔日也撫持也絃弓也陴城上女牆也愴悢悲恨也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善曰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樂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

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謂惠子曰人故無情乎　翰曰同善注思趙用泣西河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

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銑曰勵勉良善規圖也言早勉勵善圖歸梁是多福也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　善曰皇帝梁武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　向曰皇帝謂梁武帝也安寧也樂謂樂其德化也

白環西獻楛矢東來　善曰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尅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　濟同善注

夜郎滇五臣作頗池解辮

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 善曰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嶲昆明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略巴黔中蹻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淸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 良曰夜郎滇池皆南夷國名解辮謂解其辮髮以就衣冠朝鮮遠國名昌海南海也蹶角謂以額角叩地也

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善曰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 翰曰北狄謂魏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掘強猶強梁也延引也歲月言不久

也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干寶晉紀河間王顒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書桓溫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　銑曰同善注殿下者不斥言王也君今言皇太子殿下然也茂親謂帝弟也揔統也戎兵也方善本無方字弔民洛汭伐罪秦中善曰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又曰奉辭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　向曰弔慰也洛北曰汭秦中關中也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善曰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所懷　濟曰僕遲自稱也謂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因偪方思我言也聊且也往懷謂此書也詳審也

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善曰劉璠梁典曰劉沼字明信為秣陵令

劉孝標 善曰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朞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后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良曰同善注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答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荅之故云重也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慼竟未之致也 善曰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 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倫之次 向曰難謂難運命之書也余標自

謂也天倫之感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沿難書竟未至孝標處也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五臣作藴而莫傳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顧聞先生之餘論銑曰長逝謂死也緒遺也藴藏也莫無也言沿之遺言餘論皆藴藏而不傳於我也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眛而其人已亡善曰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王逸曰沫已也亡蓋切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向曰徽美沫滅也其人謂沿也青簡尚新而五臣本無而字宿草將列善曰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濟曰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為書宿草陳根也列行列也泣

然不知涕之無從也善曰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　良曰泫然淚下貌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善曰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猶駟而過郤馳郤古隙字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　翰曰隙穴也駟馬馳而過穴喻速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久停言人命如之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銑曰言文章之美如蘭菊英妙之華永無絕也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　向曰梗槩粗略也酬報旨意也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誅有徵善曰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

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若書之詭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濟同善注爽差徵驗也言二人說鬼神事有實則我可答書也

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合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

善曰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良同善注

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善曰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

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翰曰言今所答亦猶懸劍於墓樹而已餘同善注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并序

劉子駿 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羲和京兆尹卒 銑曰同善注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讓責也太常則周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謂識用廣大謂之博士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向曰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失也謂下三十九篇者左氏傳毛詩失禮古文尚書

四經漢初已來皆不置博士歆欲將此四經列學官而習之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善曰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又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濟曰言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周更代起也累重襲因著明也道謂帝王之道也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翰曰言天子微弱政教不行故國家之道所以不全也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乃得其所 善曰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銑曰歷經也應受聘問也衛魯二國名雅正也美事曰頌也 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 善曰論語讖曰自衛反魯刪詩書修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 向曰修易謂作十翼也序書謂作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修春秋 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 五臣本有二 子卒 五臣本作終 而大義乖 善曰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濟曰夫子孔子也沒死也微言要妙之言也七十二子謂孔子弟子達者之數也大義謂詩書禮樂之義也 董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

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　良曰遭遇也戰國謂七雄之時也籩豆禮器也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陣謂行列之法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兵法術法興起也

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　翰曰謂禮教頹毀也秦暴虐百姓故曰暴秦焚燒也挾藏也秦法有藏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皆族之聖賢之道由是滅亡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

儀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銑曰聖帝謂堯舜也明王謂三王也遐亦遠也襲亦因也叔孫通秦二世博士高祖定天下權制禮儀也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善曰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絶漢書曰孝惠四年除挾書律向曰除挾書律挾藏律法也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善曰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濟曰周勃封絳侯灌灌嬰介冑兵器也言漢初公卿皆武夫軍旅之士莫有措意於經術也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善曰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

秦博士孝文聞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鼂錯往受之良曰掌故官名伏生秦博士也秦伏生於壁中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教於齊魯之間文帝使鼂錯往受之

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善曰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翰曰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連之故云朽折散絕

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善曰賈生賈誼也銑曰萌芽謂初始也衆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也在朝之儒生有賈誼作左傳訓詁為文帝博士也

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

元之間善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　向曰鄒魯梁趙四國名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為訓詁受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進者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善曰成一經也　濟曰雅頌皆詩也雅以正事頌以讚事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善曰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　良曰孝文末人有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讀而傳之今泰誓篇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善曰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而無主也　翰曰詔武帝詔也缺虧脫誤閔憂也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

年韋昭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銑曰全經謂未焚之時數足也離此日遠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五臣本無而字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善曰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向曰魯恭王景帝子也同善注天漢武帝年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善曰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　良曰左姓也丘明名也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五臣本有皇字帝愍

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善本無傳字或間善本作脫編善曰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　濟曰通卷伏藏也稍漸也言漸缺落頗離真正也校考也舊文古文也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間差也編比次也博問人間則善曰善本有此有字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善曰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　翰曰桓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考校與此古文三事同然抑止之未施行於世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五臣無也字

銑曰歎愍嗟痛皆惜其不施行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五臣本作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向曰綴緝也陋隱也言緝學之士不思闕失但就隱少之中分所碎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濟曰口說末師即鄒魯梁趙也傳記往古文者也大事謂封禪等事也若立辟雝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良曰辟雝講藝之所也封謂封太山禪謂禪梁甫也巡狩謂勞賚諸侯也冥暗原本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帶意情也恐立左氏破其先師

文義也亡無也服用也言無從善服義之正心也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善曰禮記曰無雷同　銑曰疾妬謂不欲立左氏也雷同謂雷之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善惡也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善曰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　向曰抑止也三學謂劉歆立者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三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言可哀也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濟曰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上謂哀帝也繼紀揚名也文教謂經教也學士謂當時博士也情謂有私意也依違謂不是非也言帝深知其

妬疾私情推讓賢士固因而不違也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善本作不字遺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用力冀得廢遺令則不然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可立不可立臣歆自謂也微弱謂諸經有闕者二三君子謂諸博士同心用功望得廢遺以補闕少令則不然謂不肯也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五臣無於字士君子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翰曰猥頻也不誦絶之謂諸博士皆云不經習誦以杜塞論試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之慮謀也言如此者乃凡人耳非君子所當然也且此

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五臣本作試為五臣無為字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銑曰數家之事謂歆欲所立者先帝成帝也應當也言古文與時所行者相當豈為苟且而已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善曰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其序尚求之於鄙野之人今取古文豈不勝求野人乎言勝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善曰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濟曰同善注然孝皇五臣本作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

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善曰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瑯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良曰穀梁子名赤餘同善注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五臣本有與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向曰言諸家雖義理相反而並置者寧失於存也墜落也言文武之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賢愚各盡其分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

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銑曰包含也守殘謂諸生守殘缺之業黨助也同門曰朋道真謂古文也陷墜也言違詔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取謂不可也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 善曰仕至詹事餘同向注 向曰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都北其先周彥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善曰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濟曰蔣子文自謂青骨死當為神後吴王為立祠於鍾

山下因改山為蔣山也昔蜀有法師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翫彼林泉之美乃於此山南作草堂以擬焉英靈二神也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春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遥無為之業　良曰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刻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出也蕭灑脫落也度白雪五臣本作雲以方絜干青雲五臣本作霄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善曰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　翰曰隱者之志清高也絜清干觸也　方知之言有如此也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善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

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閔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履可履 銑曰亭亭高聳貌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萬乘俗皆貴之此高潔之人視之如草芥脫屣而已言輕也

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薪歌延瀨未聞 向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之間蘋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言有堅固如此

豈有善本作期

終始參差蒼黃飜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善曰終始參差

岐路也蒼黃飜覆素絲也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濟曰參差不一也飜覆不定也翟墨翟朱楊朱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曰可以黃可以黑楊朱見岐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周子無一定之志故宗此二人悲哭以譏之

作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善曰蒼頡篇曰黷垢也　良曰乍蹔也言周顒蹔迴跡向山中而心猶染於俗也貞正黷垢謬誑也嗚呼尚生不存

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善曰尚生子平也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俶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名輒稱疾不就　翰曰嗚呼歎辭尚長字子平男女嫁娶訖便隱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背山臨水游覽平原此即足矣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言此二人無

使山阿空虚千載
已来無人賞樂

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

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彦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曰魯君聞顔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顔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顔闔之家與顔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顔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来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士合切銑曰周子謂彦倫也雋俗俗中之雋士也博大通也玄謂莊老之道也史謂文多質少也東魯謂顔闔也南郭子綦也言顒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遁也

竊吹草堂濫巾北岳善曰偶吹即齊竽也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飾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

巾屣屩　向曰竊盜也濫僭也南郭處士盜居吹竽之位巾隱者之服也北北岳即北山也言顒盜居草堂僭服幅巾有如南郭濫吹竽也

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　善曰楚辭曰將馳騖兮江皐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濟曰誘謂引誘也欺誑也言雖假其容貌於江皐然纓情志好於爵祿也

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霜氣橫秋或歌善本作歎字

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善曰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良曰排推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謂百家諸子也王侯爵之貴也拉折也傲蔑皆輕也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慕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遊故怨之言顒初

至此如談空空於釋部覈胡革玄玄於道流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顒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内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翰曰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謂佛經也覈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也道流謂老子也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善曰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竅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隱於宕山能風銑曰務光涓子皆古之隱者比方儔並也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善曰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指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髣髴鵠頭故有其稱向同善注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

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其義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善曰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　濟曰言辟書既至則神魄動散也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聳謂將臂也芰製荷衣隱者之服言皆焚裂之舉騁俗塵之容狀抗舉走騁也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善曰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　翰曰悽愴憤咽皆怨怒貌言此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　良曰紐繫綰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

勸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銑曰跨越也管州之城為屬城言越衆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也

右道帙長殯五臣本作擯法筵久埋敲扑晉木謔囂犯其慮牒

訴倥孔傯總裝其懷善曰過秦曰執敲扑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山陸王逸曰倥傯困苦也向曰帙書衣也擯弃也敲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訴告也倥傯繁偪言道書講席久從弃埋而聽訟通於懷抱也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啟刑書濟曰琴歌酒賦皆逸人之務言今斷絶無續也綢繆親近也紛

論衆多之貌結課考第也折獄謂審刑書也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

音錄善曰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　良曰張敞趙廣俱為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猷以籠架之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　翰曰渭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此謂三輔也秩皆二千石牧長也蹤跡也言希跡及之馳聲譽以遇也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

善曰成公

綏鷹賦曰陵高霞而輕舉　銑曰我謂鐘山神所稱也言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玩也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善本作澗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向曰摧絕破壞也荒涼蕪穢也言山人之去松蔭零落白雲無與為偶不復更歸徒為延望也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五臣本作鵠怨山人去兮曉猨善作猨驚昔聞投簪逸海山岸今見解蘭縛塵纓善曰投簪跡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蘭蘭佩也　翰曰飆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葺以為帳此因山言之故託猨鶴以寄驚怨也投棄也謂踈廣棄官而歸東海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纓世事也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

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善曰禮記曰凡訃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玄曰訃或作赴赴至也　良曰南岳謂南山也嘲調也隴亦山也騰起竦上誚譏也言皆譏笑此山初容此人也慨歎也游子謂周顒也欺誑也弔問也言山為周顒所誑情懷所喪而無人相問也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善曰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稚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賀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示談議之流　翰曰託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所以溢松桂之美言令無人故遣罷之馳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皐澤也素貧素之交謁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今又促裝下邑浪拽翊制上京雖情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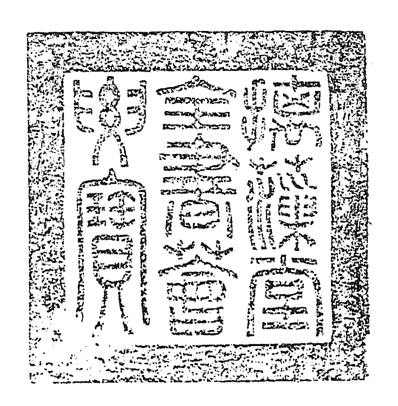
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拽而去王逸曰船舷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拽楫也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扃外關之闕也　銑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拽棹也言山陰秩滿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魏闕朝廷也扃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而假跡於此山門

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善曰尚書曰余心顏厚有忸怩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五臣本作於洗耳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汙乃臨池而洗耳　向曰芳杜薜荔皆香草言豈可使芳草慚恥愧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更以俗跡塵黜我蕙草之路汙濁我洗耳之池也

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

𩍐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濟曰扃門也岫幌山窓也雲關謂以雲為關鍵藏斂滿霧使無聞見也來𩍐妄轡謂周顒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遠杜絶之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駕為君謝逋客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良曰條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瞋怒擊折顒之輪掃去其跡俗士逋客謂顒也謝去也文言草木謂為山靈除去之不許來也

文選卷四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錄監生臣張曾溶